

珠玉蒙塵?!

難解的棋局

(二)

抗日英雄傅作義投共?

●康僑

抗日禦侮長城血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軍攻佔瀋陽後，傅作義和晉綏將領徐永昌等十五人聯名請纓上前線殺敵。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日軍侵犯山海關，進窺華北，傅作義於一月廿五日率卅五軍開赴察哈爾、熱河，準備迎戰敵軍。

二月下旬，傅作義部在長城和日軍展開長城第一場惡戰。當時，國軍在張家口組成第七軍團，傅作義任總指揮，陳炳謙為總司令，部參謀長，下轄三個軍。成軍後，傅作義即令第六十一軍李服膺部開往獨石口、張北一帶；第五十九軍到昌平一帶增防。五月十四日夜晚，第五十九軍奉命開至懷柔以西牛欄山一帶，並在平古大道懷柔西北高地經石

廣、高各店之線占領陣地，構築工事，準備阻擊來犯之敵。傅作義帶領參謀人員到前線偵察地形，並連夜制成各種式樣的防禦陣地圖樣印發各部隊，限令廿日前完成。

五月廿三日黎明四時許，日軍第八師團的鈴木旅及川原旅團的福田支隊，在十幾輛坦克、十幾門野砲、山砲及十架飛機的掩護下，向傅部前沿陣地發起猛烈攻擊。激戰三小時，雙方均損失慘重。八時許，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電話通知傅作義到北平商談要事，傅答說：「正在激戰中，不能離開。」遂派軍參謀長苗玉田去北平。何應欽見苗玉田後即說：「我們與日軍停戰，已於昨晚達成協議。你們可馬上撤至既設陣地。並要苗給傅傳令。在三個小時內，苗給傅打了四次電話，傅均回答：「仍在激戰中。」並說：「自孫蘭峰團增加上去後，戰鬥迅速好轉，

我軍此刻已收復數陣地，但日軍仍在向我爭奪中。」最後，何應欽迫不及待地寫了手令：「五十九軍立即停止戰鬥，向高麗營附近集結撤退，並告以這是基於全盤戰略的考量，傅作義不得已，同意撤退，但仍堅持「必須日軍先撤，我們才能撤，否則我們決不能後撤。」後經過交涉，決定雙方同時後撤，傅作義才下令撤兵。此役傅部犧牲三百六十七人，日軍陣亡二百四十六人。長城抗日戰爭最後的一場惡戰，就此宣告結束。

傅作義抗戰首役勝利的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大報均顯著報導，民心大為振奮，紛紛派代表到北平慰勞，送上「為國干城」、「氣壯山河」、「戰史流芳」等致敬錦旗，蔣委員長致電慰問，獎金五萬元，晉軍首領閻錫山發獎金五千元。連日本報紙對傅作義部的英勇都讚不絕口。

六月廿八日，傅作義奉命率軍返回綏遠。返綏後將長城陣亡將士的忠骸安葬於歸綏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墓園，樹立紀念碑，由胡適作了一篇白話題的長文及銘詞，由錢玄同書寫，碑文的最後寫道：

這裡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我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裡憑吊敬禮的，
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一九三五年，傅作義晉升陸軍二級上將，年僅四十歲。

百靈廟勇挫日勁旅

一九三三年，日軍侵奪熱河以後，積極謀取綏遠。一九三五年制訂「對內蒙措施要領」，扶植民族敗類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和漢奸李守信，成立所謂「蒙古軍總司令部」；收買偽軍頭目王英，組織所謂「蒙漢西北防共自治軍」和「大漢義軍」。一九三六年一月，日軍指示李守信部侵佔了察哈爾以北六縣，妄圖進佔綏遠大青山以北各縣，更推向西北甘、寧、新三省邊界，阻塞中國西北對外交通，實現其「滿蒙政策」。

面對險惡的局勢，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首先在以下三件事上和德王交手：綏遠省政府一向在百靈廟等地設關卡，徵收鴉片過境稅，每年收入為二百萬元。德王勾

結日本特務，將西部各旗的鴉片經草地用汽車直接轉運至張家口，使綏遠省政府的稅收落空。傅作義特地與察哈爾省政府交涉，減免三分之一的稅款，寧肯少收入七十萬元，也叫德王一無所得。另外，當時西公旗的老王死去，德王支持其侄巴圖巴雅爾，與老王的另一個侄子不拉布多濟爾爭位，傅作義命令王靖國派兵化裝成西公旗保安隊發起進攻，打死巴圖巴雅爾等人。其次，傅作義多次派烏蘭夫（時任傅的俄文秘書）前往百靈廟，對保安隊隊長雲繼先曉以大義，促成雲率千名官兵起義。

此外，傅作義在軍事上爭取時間加緊備戰。在沿察北接壤的集寧、陶林、紅格爾圖、土牧而台等地構築國防工事。在戰技訓練上，傅重視練夜戰和近戰，提出「練兩隻夜眼」的口號，強調夜間射擊和拼刺刀。他尤重視遠距離奇襲和「掏心戰」，每星期部隊有三次全副武裝跑六十里急行軍的訓練，要求官兵「練兩條鐵腿」。傅作義還經常作抗日的動員演講，指出：戰爭要靠人心和精神，並親自規定口號：誓保國土，以盡責任！決心犧牲，以雪恥辱！部隊起床、熄燈、集合後、解散前各喊一次，以激勵士氣。他重視民眾的作用，組織各鄉鄉建指導員帶領各鄉自衛隊用民馬打游擊。他還任命烏蘭夫的好友高伯玉為綏遠省鄉訓所長，先後訓練出壯丁十萬人（受過一至三個月不等的軍訓）。他還指示加強諜報和策反偽軍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七月底，在日軍的唆使下，偽「西北防共自治軍」司令于志謙、副司令馬子玉，數次進犯興和等地。八月初，傅作義親臨前線，命師長彭毓斌、團長許書庭先後率部出擊，斃敵數百，俘虜馬子玉等六十餘人。將匪首全部處死。

不久，日軍進行政治分化，派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到綏遠遊說傅作義，指：「宋哲元能力不夠，請傅將軍出面領導『華北獨立』」。並許給六千萬大洋為個人贈款。傅作義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內蒙是中國領土，不允許任何人來分裂。」大義凜然。

十月初，在化德的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和德王反復研究，制定了具體的侵綏方案，並得到了關東軍司令部批准。這個方案明確出師的目的是「打倒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計劃以王英「大漢義軍」打頭陣，偽蒙古軍殿後，波浪式地攻占平地泉（今集寧），然後奪取綏東四縣，接著進入歸綏或大同，再讓王英軍占領五原。十月底，傅作義前往太原，向中央慷慨陳詞，請求禦侮。所得的答覆仍是以忍讓為主，非到不得已時，不可輕易對敵作戰。

十一月五日，德王向傅作義發出宣戰性的通電，田中隆吉狂妄地宣稱：「九·一八時，東北軍一打就跑，這回綏遠軍可能一嚇就就跑。」傅作義於八日復電斥德王投敵賣國。當晚，召開營長以上軍官秘密軍事會議，商討反擊問題。會上，傅作義堅定地說：

「岳武穆三十八歲壯烈殉國，我已過了三十歲，爲抗日死而無怨！」並決定將進擊綏東一帶敵人的任務，由騎兵師長彭毓斌和步兵旅長董其武負責；進擊綏北一帶的任務，由師長孫長勝和旅長孫蘭峰負責。

十五日凌晨六時左右，在田中隆吉親自指揮下，日僞軍五千餘人以飛機大砲作掩護，向陶林縣屬的紅格爾圖發起猛攻。紅格爾圖是商都通往百靈廟的必經之地。敵軍先後衝鋒七次，戰鬥十分激烈。傅作義於第二天趕到平地泉指揮。他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騎兵四個團、步兵兩個團，抄敵後路，內外夾攻。彭、董二部星夜出擊，秘密集結在紅格爾圖西南的且岱溝一帶，於十七日晚二時發起總攻，分路包抄，日僞軍猝不及防。十八日上午七時，敵軍全面崩潰，紅格爾圖戰鬥勝利結束。

挾紅格爾圖勝利的餘威，傅作義策劃反攻百靈廟，他召集營長以上軍官，集思廣益，確定了奇襲百靈廟的方法。

百靈廟地勢險要，是通向新疆及外蒙古的交通要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個多師兵力的日僞軍，在百靈廟四周的九大山口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並屯積著大量武器彈藥和兩萬袋麵粉。

傅作義命令騎第二師師長孫長勝、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率步兵八個營、騎兵八個連、山砲一個營、裝甲車二十輛、汽車二十四輛，於廿三日午夜發起總攻。部隊頂

風冒雪，按規定時間進入目的地，突然向日僞軍發起進攻，於廿四日凌晨全部佔領外圍山頭。日特務機關長勝島角芳組織日僞軍據險死守。傅作義急令孫蘭峰將山砲營推進至百靈廟東南高地附近，向女兒山進行摧毀性射擊，並命令韓天春營長指揮裝甲車隊，配以汽車多輛，共同向百靈廟東南山口衝擊。

經過七上七下的反復爭奪，殲滅了日僞軍，收復了百靈廟。日本少將銜大特務，在內蒙草原出沒了幾十年的勝島角芳和僞第二軍日本顧問煙草谷、僞第七師師長穆克登寶等人乘車逃跑中翻入溝內，僥倖逃脫。此役斃敵三百，俘敵三百，傷敵六百，這就是中外聞名的「百靈廟大捷」。

這一役使傅作義名震中外，成了抗日禦侮的民族英雄。此後傅作義又屢次運用智謀，消滅僞軍，屢挫日軍，直到七七事變，全面抗戰展開，綏遠省始終未失寸土。

治理綏遠政績卓越

七七抗戰後，傅作義出任第二戰區第七集團軍總司令，指揮平綏線作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起，日軍第十一旅團及第五師團先後向南口、橫嶺城發起攻擊，遭到傅作義指揮的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和陳長捷的第七十二師英勇抗擊。爲此，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親率三個旅團和五個蒙古騎兵師組成的蒙疆兵團，從察北進犯張家口。在這背腹受敵的險惡情況下，傅作義

被迫率部向晉北撤退。傅打算依托大同附近的國防工事，與日寇決戰。不料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突令傅作義率卅五軍撤往寧武縣的陽方口，軍令如山，他只好含淚揮別經營多年的綏遠，率軍轉往雁門關以南。

不久，閻錫山指令傅作義接替楊愛源的第六集團軍指揮平型關作戰。九月廿五日日軍糾集關東軍一個旅團及兩個蒙古騎兵師，突破晉軍防線，佔領繁峙縣城，切斷平型關的後路，平型關陷落。十月十三日，日軍在飛機大砲掩護下，大舉進犯忻口地區，傅作義的部隊聯合中共的一一五師和二一八旅奇襲日軍坂垣的司令部，收復了舊河北村，和日軍對峙了二十三天，因東西的娘子關失守，山西省城太原危急，傅軍被迫南撤，改爲防守太原。此後即爲中共多次宣稱的平型關百大戰。

十月下旬，閻錫山在太原召集高級將領開會，決定太原防守部隊及軍力部屬，會中沒有將領願意擔任太原防務。傅作義挺身而出，說「太原我守！」

十一月二日，傅作義對其所部發表講話說：我們是活人躺在棺材裡，就差蓋蓋子；困獸猶鬥，當此國家危亡之秋，我們必須奮鬥到底。他還給榮河老家的親人寫了一封遺書式的信，說：「作義自幼從軍，戎馬半生，只知爲國爲民，早置生死於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與日寇血戰到底，爲國捐軀，義無反顧。……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國人和家人矣！」

四月，傅作義的部隊進入太原城，六月，日本關東軍鈴木軍團，坂垣師團及河邊旅團三支部隊分頭向太原展開進攻，此時城內只剩下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及友軍楊維垣等兩個旅一個團，其它友軍因立足未穩，受敵攻擊，紛紛南撤。日軍在數十架飛機和數百門各種大砲的配合及坦克掩護下，連續三天，每日數次，猛攻太原城。傅氏指揮守軍堅強抵抗，挫敗了日寇多次攻勢，但是守軍傷亡慘重。這時來了「相機撤離」的電令。八日下午，傅對高級將領說：「我反復想過了，抗戰是長期的，今晚就撤走。」於是，率部出城突圍，步行七天，到了山西中陽縣，後至石樓、柳林一帶休整。

一九三八年年初，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北路軍總部駐離石縣柳林鎮。

四月，為策應徐州會戰，打擊日本侵略軍，傅作義又發動了綏南戰役，先後收復清水河、和林縣城，一直攻到綏南之一間房。在和林縣的察圪洞，傅部殲滅了日軍岩田騎兵聯隊，繳獲戰馬三百匹。是年初秋，傅率部從綏南經偏關、三岔口等地，撤退到河曲縣整頓，總部駐縣城西關。

同年冬，傅作義被任命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是朱紹良，歸屬中央軍序

列，傅作義從此脫離了晉軍體系。

一九三九年春，傅作義率部由晉北的河曲，轉到綏遠的河套，建立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

五月，傅作義在百川堡（現狼山縣）舉辦「抗戰建國討論會」，調訓各級軍政幹部。通過三個月的整訓，增強了抗戰的力量，為爾後奇襲包頭，綏西擊敵，攻克五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年十二月，日軍南犯長沙。重慶國民政府命令傅作義採取行動，牽制華北日寇不使其南調，以配合全國戰場作戰。當時，包頭是日軍的重要據點，駐有萬人左右。為了狠狠打擊日寇，傅氏決定於十九日對包頭發起進攻，採用長途奇襲、掏心與攻點截援、打援相結合的戰法。

廿日，總攻擊開始，攻城部隊迅速突入城內，與日寇短兵相接，進行巷戰；掏心部隊則猛插直衝敵指揮中樞，敵酋險些被俘；其他部隊密切配合，分割、圍殲頑敵。經激烈戰鬥，日偽軍兩個團被殲滅。但因騎兵師未能完成破路阻敵任務，敵第二混成旅等部於廿一日趕到包頭增援，軍力對比發生了變化，傅作義即下令全軍撤回河南。

一九四〇年初，日軍糾集平綏、同蒲沿線小島騎兵集團軍、黑田重德師團、獨立步兵第三大隊、小林角太郎獨立第四守備聯隊等日偽軍三萬餘人，汽車一千二百輛、坦克四十輛、各種野砲百餘門，進犯河南地區，

進行瘋狂的報復，宣稱這是所謂「膺懲傅作義」的戰役。

傅作義早在襲擊包頭以前，就對敵人的反撲有準備，預先採取了各種具體措施：命令兵站分散埋藏軍用物資、糧秣；地方政府演練空室清野；動員民眾配合軍隊殲敵等等。包頭戰役結束後，立即調整部隊，加強訓練；給各部隊劃分了準備敵人來犯的游擊地區，要求官兵熟悉地形，並找好嚮導，隨時準備打擊入侵之敵。

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傅作義在五原召開團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宣示決策：立即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同敵人進行運動戰、游擊戰；要做到避不利，找勝利，不失眠，不吃虧，使敵想打打不上，想走走不開；充分利用軍民協作和國軍對地形熟悉的有利條件，在敵運動中阻擊，在敵宿營時襲擊，以疲憊敵人，以少牽多，以多殲少，積小勝為大勝，相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二月三日，日偽軍侵佔百川堡、五原，四日進入臨河，五日攻陷陝垣。敵人由於戰線拉得過長，平綏、同蒲各地調來的日寇不能久留河套，不得不縮短戰線向東撤退。傅作義即令新三十二師兵分兩路急進臨河、陝垣，收復了兩地。在傅部游擊戰配合運動戰的打擊下，日偽軍處處被動，躲不勝躲，防不勝防，最後龜縮在五原新、舊兩城及以東地區。傅作義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命令主力部隊加緊整訓，準備反攻，收復五原。

一九四一年春分以後，黃河解凍，道路泥濘，不利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傅作義令新六旅王子修部，掘開美和長一帶的黃河水渠，讓大水漫灌敵人機械化部隊的必經之路。同時，命令孫蘭峰率第三十一師、袁慶榮率第三十二師分別攻擊五原、新城；董其武率第一〇一師挺進五原東北，在五加河畔阻擊從包頭、安北、固陽前來增援之敵。

三月廿日夜十二時，攻取五原之戰展開。至廿三日夜，傅部擊斃日軍水川中將、大橋大佐、桑原中佐，殲敵三千四百多人，俘敵三百餘人，繳獲大砲十六門、汽車五十餘輛，取得了五原戰役的勝利。

五原戰役的勝利，是全國抗戰以來，國軍部隊第一個收復失地的戰役，影響很大，各報稱之為「五原大捷」。四月五日，國民政府令：授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青天白日勳章。

自五原戰役以後，日本侵略軍再未能向西進犯。傅作義全力醫治戰爭創傷，整理部隊，成立「戰地復興委員會」、「土地整理委員會」，宣佈沒收漢奸逆產。傅提出「民養軍、軍助民、軍民合作發展糧食生產」的具體措施，從根本上解決軍糧民食問題。

魏德邁讚傅軍精壯

一九四五年五月，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司令魏德邁到中國各戰區檢閱國軍部隊，回到重慶後，對綏西的傅作義部隊大加

讚揚，認為傅部除裝備較差外，官兵戰技、體能、紀律、訓練，比諸世界任何高水準的軍隊，毫無遜色。魏德邁的這一品題，使傅部身價大增，兵員補充及軍需補給兵即獲得改善。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日軍投降，全國歡騰，傅作義自不例外，然而他看到中共到處搶地盤、奪裝備、襲擊國軍，乃慨然告誡部下說：「難打的仗，還在後面哩！」。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第十二戰區改組為張垣綏靖公署，傅作義為公署主任。他的基幹部隊第卅五軍改編成三個軍，兩個獨立師，一個騎兵師和十三個騎兵旅。十一月七日，他轄下的暫編第三軍和第四騎兵師開赴東北剿共，在新武一帶擊潰林彪的先頭部隊。

十二月，政府撤銷了北平行轅及保定、張垣兩綏靖公署，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傅作義出任總司令，成為北方的長城。

東北剿共戰績輝煌

自一九四七年冬季開始，中共頭目林彪即在東北展開攻勢，以廿萬之眾騷擾北寧鐵路以北地區，到東北作戰的暫編第三軍安春山部分兩路迎擊，在新武地區擊潰林彪，收繳的共軍武器，足可裝備一個師而有餘。後又在四平街打得共軍七零八落。傅部皆著土黃色棉軍服，到處秋毫無犯，深獲東北父老稱道。

是年，美國調停專使馬歇爾特使在華工作失敗，奉召回美，中共在蘇俄支援下，加緊擴展，以圖席捲東北，威脅華北。此時在華北能與共軍抗衡，且給予共軍重大打擊者，惟傅作義所領綏綏部隊。

察綏國軍主要編制為：

第三十五軍董其武部，轄第一〇一師郭景雲，第三十一師安春山，第三十二師李銘鼎；暫三軍孫蘭峰部，轄暫第一〇師王贊臣，暫第一一師王子修，暫一七師朱子純。騎四軍袁慶榮部轄新騎三師梁立柱，新騎四師王憲章；第六十軍何文鼎部，轄第三十六師。迨察綏兩省政府改組，孫蘭峰、董其武分任察綏兩省府主席後，郭景雲升第三十五軍軍長，安春山為暫三軍軍長，袁慶榮為騎四軍軍長，前兩軍各轄三個步兵師，後一軍轄兩個騎兵師，這是傅作義在華北剿共總司令部任上最基本的部隊。

傅作義掌華北剿總時，他的作戰計畫，原擬以其自統基幹部隊的三個軍，先掃蕩擾亂察哈爾省境內的共軍聶榮臻、揚成武之第二野戰軍，使平綏鐵路暢行無阻，由察綏兩省能順利通車直達平津。然後再會師河北平原，協同中央軍團對林彪所率之第四野戰軍作決戰。故將第三十五軍部署於懷來與宣化間，以新保安為中心；暫三軍佈防於宣化與張垣之間，暫四軍留駐張垣以西。

共軍戰略，據毛澤東手寫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十六條，其中第五條，估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左右，林彪的第六、七、八、九、十各縱隊，集中於以玉田縣為中心地區，毛澤東並促林彪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期間，採快速動作，以第三縱隊由北平東部東調，連同第六、七、八、九、十等六個縱隊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之間，隔斷國軍聯繫。第七條規定林彪在短期內（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對張家口、新保安圍而不打。對北平、天津、通州隔而不圍，以待部署完成後，各個殲滅。又規定林彪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攻陷，以免迫使南口以南的國軍有所行動。

在平津戰役初期共軍只注意到天津、塘沽。而無視張家口、新保安與宣化一帶。此等地區係傅部北進後路，如果當時傅作義先進河北，會同中央軍各部與共軍決戰，如同一九四七年秋支援東北之役一樣，也許可再使共軍二十萬華北野戰軍遭到慘敗。林彪所部在重新裝備了蘇俄所給日本關東軍被繳收之大宗武器後，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蜂擁入關，非常注意傅部動態，孰料剿總秘書長王克峻（字明德，傅作義之小同鄉，一直隨傅任事，歷充機要秘書及綏靖主任公署之主任秘書等職，夙為傅所深信。）久為中共間諜。傅的作戰計畫，他已均全盤密報中共。

林彪根據密報，於是改變原定計劃即以兩個縱隊，進迫南口，孤立新保安與張垣間之國軍，並封鎖傅部北進後門，截斷與河北

國軍的聯絡。林彪部出熱河，經沽源，獨石口，龍關而直迫懷來與宣化間之新保安。駐防新保安一帶之第三十五軍郭景雲軍長所率三師主力，措手不及，未及與共軍正面作戰，即被林彪部猛烈砲火擊潰於新保安兩山峽之深溝中，郭軍長殉職，全軍傷亡過半。共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攻佔新保安。暫三軍安春山軍長聞三十五軍被困，趕速率部赴援，適逢天氣嚴寒，冰雪載道，交通阻困，遭林彪、聶榮臻等部共軍分路進襲，進退失據，亦告敗潰。暫四軍袁慶榮見大勢已去，只得掩護潰退友軍，向察北與綏東撤退。張家口遂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淪陷，傅部三個精銳的基本部隊潰損慘重。

共諜包圍有志難伸

中共攻陷張家口後，會同由山海關入侵之楊成武、李井的另一主力，恣意攻掠，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五日天津陷落，十九日津沽失守，共軍已佔領津沽大部分地區，北平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城。

這時駐北平的國軍，除少數中央軍外，僅有自察綏潰散撤至北平西郊地區之傅部第三十五軍與暫三軍之殘部，戰鬥力已大為減弱。傅作義知大錯之鑄，咎由自取，自此束手無策，旦夕繞室徬徨，頻頻頓足，並一再自批面頰。同時外受靠攏份子鄧寶珊、張治中、邵力子等百般勸誘，加之部屬共諜王克峻、周北峰（曾任綏遠省地政處長）、閻又

文（曾任傅在張垣所辦奮鬥日報社長）等的慫恿，一念之差，將錯就錯，接受和談，拱手投降。

中共主席毛澤東誘使傅作義投降的條件是：

(一) 駐綏遠的傅部國軍不予改編，亦不參戰，仍留駐地，只變為共軍番號。

(二) 綏遠省、縣、市政府暫不改組，共方僅於廳處局及縣市政府加派副首長。

(三) 預定以傅為綏甘寧青四省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

這些條件，其實是毛欲藉傅作義的威望，和平解決西北問題。傅竟信以為真，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欣然離平赴綏，不斷對軍政各界講話，分析時局，為毛共作說客，勸告官兵祇要跟他走，絕無誤失，綏遠遂於八月十五日陷落。不久，以鄧寶珊為傀儡主委的甘寧青軍政委員會撤銷，傅作義坐鎮蘭州的迷夢落空。

中共政權穩定後，傅部駐綏部隊全部改編，調至北平近郊整訓。他的軍政幹部也紛紛遭鬥爭清算，如將官鄂友三、高理亭、冀、察、綏三省府的廳處長于純齋、胡子恆等都放下放勞改，又被處死。

傅作義後來被毛共政權任命為政協副主席，水利電力部長，作為降將的招牌。一九六六年爆發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把他一家送到廣東養病，刻意加以保護，一九七四年八月以癌症病逝。（下期續完）